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人人文



無家兒

愛克德曼羅著
陳秋帆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愛克德曼羅著

陳秋帆譯

無

家

兒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譯序

本書所敘述的，是一個賣把戲的孩子，轉轉流浪的故事；所描繪的是一種舉目無親，孤苦零丁的境界；所包隱着的是一個「冷酷」和「熱情」的對照。

這故事，是抓住了生活的陰慘面而暗暗地指示出了：最平常的家庭生活，即為兒童幸福的泉源。所以本書如能在兒童讀者以外，更得到父兄們的偶加披閱，倒是值得慶幸的。因為在他們讀後，或將不期然而興『非使孩子們一讀此書不可』之感。

孩子們果然需要着甜美可口的糖果，然而，偶然在這甜美的糖果內，和入些辛辣或苦味，那也可合成另一種新的味道，而使孩子們換換口味，這樣，也可產生一種新的趣味吧？本書，就是這麼一種味覺的調和。

要是，我們不否認上述的需要的話，那麼，本書的翻譯，也不是完全無意義的。

本書原著者愛克德·曼羅氏，為法國著名家庭小說作家，本書是他的不朽的名著！各國

都有譯本，日譯本達四五種版本之多，這也多少說明了本書的價值。譯者係據日本三宅房子氏的日譯本譯出。

譯者一九三六，九，九日。於東京。

目錄

譯序

身世

離鄉

初次登臺

慘變

孤苦零丁

棄兒

流浪

一

一八

三七

五六

七四

九二

一〇八

犬和猴的慘死·····	一二五
到巴黎去·····	一四三
寒風中的一夜·····	一五四
前進·····	一八六

無家兒

身世

我是棄兒。

可是當八歲以前，我自以為和旁的小朋友們一樣，在我一塊兒的，是我的親生的媽媽的。因為，只要我「呱」的一聲，她就會跑過來抱着我，帶慰帶哄的親着我的小嘴巴，逗着我笑。而且；她要是不這樣，我也不肯好好的睡着的。

在寒冷的冬天，如窗外刮着大風，降着白雪的晚上，我總是緊然在她溫

暖的胸懷裏，伸着小耳朵，聽她唱歌。那歌聲，至今還隱隱的在我耳畔迴旋着。她和我講話時的神氣；表情；眼色，無時不迸露着熱愛和親切。簡直可以說，她的確是我的親生的媽媽哪！

然而，不幸，她倒底不是的！她只是我的乾媽，這可從下述的事情中知道。柏香村，是度送了我甜蜜的幼年生活的地方，那是法國的一個偏僻的村落，那兒人煙稀少，四隣荒野，耕地很少。在蔓草野樹的中央，貫流着一條小江，江的兩岸是牧場，遠遠的望過去時，只見綠蔭濃密的森林，高高的聳立在半天。吾的家，就在沿江的一間矮屋中。

我在八歲以前，和乾母兩人，在那兒度着清寂而快樂的生活，乾母的丈夫，是一個常年在外的石匠，只聽說他在巴黎，却沒有見他回家過。

一天，是十一月某日的傍晚吧，我在宅前折柴，忽然一個滿身污泥，不相

識的人，走進村子來，問我：你媽媽可在家？我一說在家時，他便推開門入內了。那時，媽媽剛巧打從屋內出來，那人見了，便開口了。

『我，是你家在巴黎的丈夫，託我帶信來的。』

媽媽一聽就揣想到這定是來通知甚麼不幸的消息的，慌忙着問：

『全倫怎樣了？』全倫是媽媽的丈夫。

『不幸得很，全倫受傷了，傷勢很重哩。可是，不必着急，並沒有生命的危險。然而，恐怕不免就此殘廢了吧！他現在醫院內療治，我是和他同病房的，他曾託我在出院後，回家時，給他帶一個口信到家裏，所以，我特地來通知的。我的家離這兒還有二三里路呢，不早了，我要告別了，再會！』

他說着就要走，媽媽急忙留阻他：

『我還得問問你詳細的情形，所以請你在這兒宿一晚吧，明天，清早就

回家去好了。』又告訴他：『這一帶森林裏，近來，據說有狼出現，路上不很太平。』他聽了，才答允了。這晚上，大家圍坐在爐邊，吃着晚飯，聽那人告訴全倫受傷的經過。

媽媽的丈夫，在工作的時候，想不到那墊脚架倒了，他仰面朝天的跌了下來，那架子剛巧壓在他身上。因此，便受了重傷了。那工頭却說他自己不小心，所以，醫藥費，分文也不肯負擔。

『唉！說來，還得怪自己的命運！』那人嘆息着說。

這時候，媽媽的意思，要親自去走一趟，可是，談何容易！第一，路實在太遠了，這一筆路費，却不是小事咯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和媽媽到鎮上去，和神父商量了一下。那神父躊躇了一回：

『要是能夠去，當然去一下也好，可是，現在還沒有知道是否有非去不可的必要。我想，先寫封信去，等探明了，再理會吧。』

神父說吧，就給我們寫了一封信去。

二三天後，回信來了，來信說：『可不必特地趕來，現在急於和工頭交涉，所以，需錢很急迫，立刻籌些錢寄來吧。』

媽媽立刻設法了一筆錢，寄到醫院內去了。

接着又來了好幾封信，沒有一次不是要錢的，最後，竟要媽媽賣掉了母牛寄錢去。

在鄉下，要農人賣掉母牛，那真比割他的肉還要難受，因為母牛不但能供給煮馬鈴薯的牛奶，而且也能給我們做湯的牛油，所以，不論窮到甚麼地步，只要家裏有一頭母牛，那總沒有餓死的危險的。

但是，現在不得不捨掉母牛了，因為，不這樣，就不能使媽媽的丈夫滿足的。

一天，博勞到我家，來牽那頭可愛的母牛了。那母牛似乎也理會了自己的命運了，儘力掙在牛欄裏，慘叫着，不肯出來。

『給我繞到後面去，使勁打牠一陣，看牠，不這樣，那肯出來呢！』博勞遞給了我一根竹鞭。

『不行，那不行啦！』媽媽見了嚷着。

媽媽接過牛繩。

『喂，魯全敦！出來吧，聽我的話！可好！』媽媽和言善色勸誘牠。魯全敦是母牛的名字。

經媽媽這麼一說，魯全敦便無精打彩的走了出來。



魯全敦一到外面，博勞便牽牠到馬車後面，把牠牢牢的拴在車上後，立刻趕着馬車走了。

我和媽媽看看魯全敦給帶走了，便依依難捨的回進屋子內去，可是魯全敦一路慘號着，使我們聽一陣，心醉一陣；好久後，才消失了那慘悽的哀號。從此，我們和牛奶絕緣了！朝上吃幾塊乾麪包；晚上喝一碗馬鈴薯湯便算了。冬至節到了，可是魯全敦已給博勞牽走了，也不必提到牛奶和牛油了。

『這回的冬至節可完了！』我自言自語着。

媽媽聽見了，她靜悄悄出外去了。媽媽向來不願意問人家要東西的，這回，她却去向鄰家要了些牛奶和牛油回來。

這晚上，媽媽給我做那久未嘗到的菜餚了，我迫不及待的等待着，伸長着脖子，看着媽媽做菜，她用刀尖把牛油切成胡桃大的小塊，每投一片入鍋

中時，「池」一聲響，那牛油便不見了，繼着浮起了一個圓圓的白泡。

我已好幾天沒有嗅到這香味了，所以，那味兒撲進鼻孔來時，不禁：「啊，好香哪！」的嚷了出來。可是；語聲未了，門外傳進來了一陣「沙沙」的聲音。却奇怪，再仔細聽時，似乎是什麼人的腳聲，我暗暗驚疑着，誰又想來「揩油」不成？再一想，或許是鄰家的孩子，在收拾柴薪吧？我便不理會他，儘看着媽媽做菜。媽媽剛把蔬菜盛在木匙內投入鍋子內時，外面在叩門了。

「碰」一聲，門被推開了，隨着闖進了一個陌生的男子來。

「可在準備過節？」那男子開口便這麼問着。他腋下挾着一枚粗粗的手杖。

「啊，想不到是你！」媽媽快活的跳起來了。他便走向那男子那邊去了。接着，媽媽向我招手：